

烈火



火 烈

著 明 錦 黎

行 印 店 書 明 開 海 上

1927

一九二六年三月初版
一九二七年十月再版

烈火

實價大洋五角
外埠酌加郵費

版權

著者 黎錦明

所有

發行者 開明書店

■

發行所 開明書店
上海望平街一六五號

烈火重版自序

在北京生活的人們，如其有靈魂，他們的靈魂恐怕未有不染遍了灰色罷。自然，烈火即在這種情形中寫成，除開懦夫一篇，當我在去年春時來到上海，我的心境完全變了，對於它，只有遺棄的一念。在京報和語絲上我登了兩次序文，在將付印時做了三次序文，再版前又做了三次序文，這一次是第九次了；實在，我不知將它怎樣處治才好。

我去年到海豐當了半年教員，寒假時跑到廣州來，我在給章錫琛先生的信中決定表示烈火將不出版了。那時我在中山大學會見了魯迅先生，他問起了這件事，我直率的告知了他。他說：『這可以不必。我們看過去的作品總是不好的，出了沒有什麼關係……』

後來我想這話較我的原意好，於是將那信毀消了。現在它在三個月內便已消去一

版，這實非我所料想得到的事。我這次回上海，又想將再版停止刊行了。我覺得其中各篇不但思想幼稚，即藝術亦多不成熟。然而我覺得對它又生出一點憐惜的意思來；我想，至少它不過我的一個初產出來虛弱的嬰兒罷，我應該依樣珍重它，決沒有將其沉溺的道理。於是烈火改削了，雖然改削後依樣不成東西。

廿七，八·一九二七於滬濱。

目次

小畫家·····	一
輕微的印象·····	一七
四季·····	二三
出閣·····	四五
神童·····	五三
晦·····	六五
一張請帖·····	八一
無題的故事·····	一〇五
一幅圖畫·····	一一一
姐夫·····	一一九
董夫子在畫室·····	一三三
儒夫·····	一四五

小畫家

小小年紀的亢夫，不費絲毫的心力竟考取了一個圖書專門學校，而且高高地列在榜上第四名。他心中充滿了愉快，寫了封長長的信給他的不會住在P城的母親，還添上一句「……我現在成了十三歲的專門學校學生了。」

開學那天，他清早便帶了學膳費和行李搬進校舍。校舍裏的一切都是華美而嶄新的。歪着小臉兒的花和幌着柔弱的枝兒的小樹，他的靈魂被勾引了去似的，在樹叢裏徘徊了許久，才戀戀地跑到自修室清檢什物文件。被美所陶冶的心意，指揮着他將他那狹小的世界裝飾着；立體的美術品——瓶兒插着小花擺在桌角，白色小盜像在中間；平面的美術品——五彩的畫片——小的釘在桌欄上，大的挂在壁頭。他的所有的帶了美性的

的什物都陳列出來了。在旁的同學倒有點笑他，還對他警告地說：『小心哪！留心扒手哩！』他突然憶起了一件事，忙跑到庶務處繳學膳費，接着到教務處簽到。

『進圖案科吧！』教務主任對他肯定的說。

『……圖案科是些什麼功課哩？』他疑慮的問着。

『這不要問，明天上課自然知道的……』

『那麼這科在將來有什麼應用呢？』

『……應用麼？實業上，……藝術上，……商業上都行。』

『進繪畫科可以麼？』

『不行不行，繪畫科人數太多，圖案科少些，學校裏不能不這樣規定！』

教務主任說了，面上漸露出一層不耐煩的神氣。他只好走出了。

第二天開講，他的那班開首便是寫生畫。他效法帶了寫生器具，跟着他們到校園去。

描花這一科在他似乎有些把握。因爲他常時練習過。那時正值初秋的時候，園裏的花卉夾雜的榮發着。他恨不得將所愛的都搬上紙來，選擇了一會，最後注定了夾竹桃，似乎這花不但美而且有美的莊嚴和沉靜。他在花前面便將畫架支了。

他的意境來回的往返在紙與花之間，很狹小，外界事物都不覺得……

『莫畫這個！換換，石榴石榴！瞧他們的去。』突如其來的聲音從前後發出，似乎很有威力。

他回頭正待回答，聽見那人的一叢日本式的鬍子和皺着的眉頭便有些畏縮，只得默默地換了張紙，擠在人堆裏從新再畫。被迫的意志自然連帶的逗動了情感，至薄弱而且不快。畫後，他將紙繳在值週生手裏，這回於他完全不適意。

第二天，值週生將原畫發還了他。

畫紙的右角印着丙下兩字，原畫的枝葉是垂垂地，卻完全改成挺挺地了。上面還批着：

『夫石榴之葉者，非桃花之葉也，其注意乎！畫果實的時，色必華美，而必光澤可鑑，諸非若是者也；而畫枝時，勢必挺然拔翠，瀟灑自然，方不脫俗。若此者，誠所謂畫蛇而添足也矣。』

他在慚懣中撲嗤的笑了。他聯想到那蓄着日本鬍子的教員，向一個同學詰問這事。『……這位仲先生留過學哩！』那同學答道，『就是校長，你知道麼？國文雖是不大好，畫的程度，喝！你看過他的油畫麼？你還冒冒失失地笑！笑什麼？他的畫張張要賣錢，四五十塊大洋一張的起碼數。』

他上圖案畫課那天，他效着同學，將工部尺兩腳規等等儀器擺出來。

一箇同學告他說：『卮棟先生，很有學問的，著的有書，也留過學。』

『家裏有錢，很闊，有兩箇姨太太哩！』

到下課的時候，那位卮先生才到。這位先生的身材很矮，穿得極華麗，胸口還挂着一塊光燦燦的金牌；慘白的面龐透出一點青色，嘴上也有一叢短髭，黃黃的。卮先生走進便

很堂皇的撞上講臺，將大黑皮夾朝桌上一攢，捏起粉筆在黑板上簡單地寫着「弧形圖案」，接着，帶鼻音的說：『講義沒有印好，將上期這樣的照畫！』隨即拍了拍灰，走下臺來，伏在一箇學生的面前，大約是同鄉，或者親友，喁喁地說土腔去了。

他是插班生，從前不但沒畫過圖案畫，簡直連樣式也沒看見過。他聽了卮先生的話，全然困惑着了，因為他預算要聽一兩箇鐘頭。這一句話不能使他不明白「圖案畫」的意義和方法，只腦裏留着「圖案畫」「弧形圖案」幾箇字的概念。

他思索了一陣，才發明「弧形」是指示畫箇圓形或半圓形的花樣，便拿起鉛筆來描着。他覺得這比寫生畫難的多。他畫不整齊，接着用儀器，又覺得只是手鈍，心中毫沒有一點美感；瞧瞧同學們的，也是一樣的簡單而機械，只比較齊整些。他想圖案畫應該是這樣的麼……？

『幹甚麼？』卮先生在後面突地問。

『不是畫圖案畫嗎？』

『噫——這什麼東西！講義呢？』

『沒有。』

『怎麼沒有。』

『我是插班生。』

『插班生？——照他們的畫罷。這般糊糊塗塗地，像什麼樣子？』卽先生的聲音和琴師的指頭在胡琴尺調上一滑的聲音相像；說後，瞧別人的去了。他們都對老師拘謹有禮的請教着。老師瞥了一瞥，點點頭，也不說什麼，有時口邊動一動：『是』或者『細一點』再不然就『添上一點。』

他覺得請教和不請教也差不多，不如自己畫自己所命的題吧。可是他在這科得的分數不是五分便十分，最多二十分。他只得了樣本畫，然也只能得到一二十分至多三十分，好似教師打順了手不能更改。

因而他對於這科特別灰心，可巧卽先生常時只在教室裏留連半點鐘；或者到得早

一點，巡夜一般的看一踰便走了。最普通的情形便是「飛箋而至」，教務主任將牠安靈位一般的釘在黑板上，他不看便知道那話是『今日因微恙不能上課，諸生繼續畫之可也。』或者『下午將赴友人之邀請，告假二時。』

同班們在邯老師的缺課時依然上課，但他卻在畫他自己的漫畫隨筆。

在一種閒散情形中，他們說『今天大概沒有起來。』

『當然的，兩個姨太太呢！』

這天，邯先生早到了半點鐘，這半點鐘於他實在不易搪塞，他爲着分數，按下心靈的活動，任着手兒照樣本臨摹……畫了一點鐘，又覺得太呆板，不知畫中間爲什麼空了一塊白的，他的腦中起了一箇印象，便將它填在中間，那是一箇裸體女子。

畫完，他得意的將它捧起，畫向邯先生請教。邯先生剛剛瞥了一眼，也不說什麼，捏起來一頓扯得粉碎。

這麼沒有聲音的一霹靂，他有些喫嚇了。同班們也有些喫嚇了，他們伏在桌上頭也

不敢擡，咳嗽的卻竭力忍着；有時一兩箇偷偷地回頭來，露出那雙冷澀的眼朝卽先生瞟一下，朝他瞟一下。

他檢起畫具，走出教室，心裏有些慚愧，却大部充了忿怒，偷偷地到花叢裏去了。

這一來，同班們很嘲笑他。

『你這人真有點傻氣，老不看人說話，所以——以後就危險了哩。』

『那麼他怎要扯碎呢？』

『總是你錯了……唉！好漢不喫眼前虧！』

因而同學們都有些瞧他不起。從前，他到這學校時，就有許多像滑少爺的同學喧傳美人來了，他聽了十分地羞澀不快。這些同學似乎是他的眼中釘，他遠遠地望見他們便故意轉開不讓他們撞着。可是他們却都巴不得和他一談爲榮，有時還假假傍傍地，有時強迫地拉着他接吻，他每次經過這情形，只惱怒不堪，口沫也不知吐了多少，有時他和小孩子們相角鬪似的打他們的耳光，罵他們的娘。——終於他和他們結了不少的嫌隙。這

時，他們更覺得他可嫌厭了。

學校裏開展覽會那天，他的畫不曾陳列，會中被譽稱爲傑作者有四。

第一張是孔子像，穿了一身紅綠，還挂了寶劍，坐在交椅上。

第二張，北海風景，顏色異常鮮豔。

第三張是一隻鷹站在石巖上——他的同班某某臨着標本畫的，却創造了一塊石巖。

還有一張大張的圖畫，名「蝶戀花式」，上面許多四季的花，許多蝴蝶。

『唉！可惜這鷹的嘴平一點，毛的光彩……欠些。』他們這樣批評着。

『這孔夫子手裏拿本書更好些！表他是一個經學大家啊！』

『瞧這北海風景多像，若添上兩個人點綴點綴不更好？』

放假的那天晚上，教務員伍先生和他是同鄉，出了大禍事似的跑到他的寓裏報告，『這是怎麼一回事，倒降起班來了？』

『降了班麼？我只除圖案畫一科外其餘不全及了格？』他駭異的問。

『是！就是圖案畫沒有及格，僅僅三分！卽先生說這還是「勉強勉強，着實連三分還配不上。」唉，你是進的圖案科，這科是主要的，即使不愛畫，也要搪塞搪塞呀！』

『那什麼卽先生！真討厭，那配當美術學校的教員？』他憤憤的說。

『……小孩子脾氣！』伍先生笑的一句煞尾。

『唉……學圖書總要細心……女子學方適宜，某某大小姐在圖書科起先不也是不行麼，不過她捨得下死勁，一天畫到黑，畢竟畢了業就有八九十塊錢一月的事，亢夫的性情本來不合的，降班也免不了啊。』他的叔父便插口說，有些惱他，又似乎有些哀憐他。

『我在學校裏先生都說我的功課好，用功，我不愛做的功課偏要捨死做，這學期取第二！』接着，他的一個兄弟大聲道。

『我也是一樣，有天我算算術，頭也算痛了。』

下一期他還是每天去上課。他把自己的心靈和美的情感通通收斂下來，效着同學們每天照例的，刻板的，機械的工作：伏在畫板上憑着一雙眼睛和右手在畫本與紙上動作，可是沒有學到那步田地：一壁畫一壁唱着「金沙灘」；或者和同座的唧唧咕咕說笑話。

這種生活，他感得枯寂了。然而到最枯寂的時候他便到圖書館裏去翻書——『一個青年的意志要自己覺得沒有謬誤，不受何種誘惑或權力；在這純潔而堅強的意志裏，發出一線希望，這種希望的成功，在抵抗他一切罪惡，踏平一切障礙。』幾次後他這樣想了。

可是他能實行麼？自然，他沒有希望，而且他也不曾覺得自己的希望是藏在靈感裏；他的知識薄弱，在世界上像一隻藏在巢裏的小鳥，似乎無論什麼都可以制服他。因此他